MEN'S GILLETTE, STORY

BLADEFREGA



MEN’S GILLETTE, STORY

THE FAMILY · 07

魔鬼男孩。

“Enzo，”我母亲对我父亲说，“我们得把他送进寄宿学校。

我管不了Nando了。

根本控制不住他。

更糟的是，谁也料不到他会干出什么。”

她停了一下。

“你知道他今天干了什么吗？”

“不知道。你说。”

“他跟我在店里，我一没留神，那把长剪刀就不见了。

就是我用来裁布的那把。

裁那些三十米长的整匹布的。

我只好用备用的那把。

我找了将近一个小时。

然后我看见他回来了。

平静。

笑着。

手里拿着那把剪刀。”

我父亲抬起头。

“他去哪儿了？”

“去咖啡吧了。”

“去干什么？”

“我们的儿子才五岁，Enzo。

你是他父亲。

试着负点责任，别像个傻子一样笑。

我很担心。

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我母亲吓坏了。

可是我回来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

Orfeo咖啡吧的老板Rocco Pizzimenti跟我一起回来了。

他笑得几乎站不住。

照Rocco的说法，他平时很喜欢叫我“戴绿帽的”。

那天下午，我决定把这件事了结。

“你们知道他干了什么吗？”Rocco说。

“他拿着那把剪刀来到咖啡吧。

要割我的喉咙。

我跟他保持距离，继续拿他开玩笑。

整个店里的人都在笑。

可他就是不肯罢休。

最后只好把他拖走。”

我父亲笑了。

Rocco笑了。

客人们笑了。

我没有。

后来，Rocco不再叫我“戴绿帽的”了。

那时他才明白，我并不完全是他以为的那样。

我母亲早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第二天早上，她直接把我送进了寄宿学校。

圣文森修女会。

她一次付清了注册费和一整年的学费。

一份保险。

防止我在四十八小时内被送回来。

她还和修女院院长私下达成了一项关于今后如何对待我的约定。

我父亲是推销员。

修女院院长是那不勒斯人。

回头看，一个当推销员的父亲加上一个那不勒斯的修女院院长，几乎解释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我父亲还不声不响地保证，修道院能源源不断地收到Gillette的促销物料。

尤其是塑料袋。

五百箱。

在那些年里，它们贵如黄金。

难弄到。

价格高。

不可缺少。

修女们爱死它们了。

每当存货快用完，电话就会响起来。

来自Forcella区的修女院院长Maria Franca。

“Frega先生，也许您可以顺路过来打个招呼。”

那时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区别。

有一种是灵性的招呼。

还有一种是社交的招呼。

有一天，销售总监Raffaele Di Tullio打电话到家里找我父亲。

很不幸，他找到了。

“Frega，早上好。你好吗？”

“很好，医生。谢谢您。但这不是一个客套电话。

您说吧。”

“总部的人都很好奇。

我们想弄明白，一个推销员是怎么用掉了全意大利发放的促销物料的百分之30的。

纯粹是好奇。

没别的。

我们给你送去了将近三十二托盘的塑料袋。

我们想知道生意做得怎么样。

不是Gillette的生意。

是塑料袋的生意。

你在卖它们吗?

赚钱了吗?

还是你愿意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父亲没有犹豫。

“我在帮梵蒂冈。

他们资源有限。

没有预算。

雷焦卡拉布里亚的圣文森修女会——我儿子在那里长大——请求在她们的慈善工作中开展一点小小的合作。

正如您教我的，医生，我没有宣传这项行动。

我知道您喜欢这种事安安静静地做。

不宣传。

Gillette的方式。”

沉默。

长长的沉默。

最后:

“很好，Frega。

我会再送些物料过去。”

八年里，修女们没有买过一个塑料袋。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答案。

要是她们把这整件事做成了一门生意呢?

她们是修女。

但她们也是女人。

没有人去调查。

寄宿学校的头几个月，至少出了三件让修女们深感不安的事。

在我看来，它们再正常不过。

第一件发生在捉迷藏的时候。

每次我们玩，我都免不了钻进修女们的私人房间。

我好奇。

我想看看修女们不戴头纱是什么样子。

我最大的发现，是一位头发几乎剃到头皮的修女。

从那以后，每次搜寻都以同一句警告开始。

“每个地方都查一遍。

那个魔鬼可能藏在任何地方。”

我成了她们的噩梦。

这种感觉完全是相互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早上的弥撒上。

每天十点半，孩子们走出小教堂时都要排好队。

一位修女会伸出她的念珠，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地上最有权能的是谁？”

每个人都给出规定的答案。

“耶稣基督。”

然后亲吻念珠。

一天早上，我对这个仪式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

我没有亲吻念珠，而是亲吻了修女的会衣。

然后我说：

“我爸说，女人比上帝更有权能。”

反应立刻就来了。

午饭前，我父母就被叫了去。

学校想把魔鬼赶走。

一张足够慷慨的支票，把罪孽变成了关切。

关切消失得出奇地快。

支票上有六个零。

旧时的意大利里拉极有说服力。

岁月在天真的庇护下浪漫地流过。

蛋糕节不过是白吃的机会。

戏剧是说真话的机会。

每次我演王子，都告诉观众不该亲吻公主，因为她长得丑，还有口臭。

老师们不同意。

终于到了五年级。

然后是毕业考试。

考试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让一个私下的念头溜进了公共空间。

“总算。

我们要摆脱他了。”

一切看上去都了结了。

一切看上去都结束了。

我等了三十年。

然后我回去了。

我下了一份Gillette剃须刀片的订单。

预先付款。

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的事是怎么变得可能的。

六十一年过去了。

直到今天，问题依然存在。

最近，我女儿看着我说：

“对不起，Nando。

我不叫你爸爸。

可见鬼，你到底是谁？”

啊。

哈哈哈哈。

Ferdinando Frega
Gillette Man ⚔️